



项小米 著

作品荣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

《昆仑》文学优秀作品奖

► 生活和文字一样幽默 ►

种豆得瓜

中国出版社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优秀作品选

种豆得瓜

项小米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种豆得瓜 / 项小米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1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优秀作家经典作品选
ISBN 978-7-5087-1029-7

I. 种... II. 项...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 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8961 号

书 名: 种豆得瓜

著 者: 项小米

责任编辑: 向 飞 李新涛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邮购: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230mm×17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撙草打兔子的 项小米

项小米从小生活在北京，1959年入东交民巷小学，1965年入师大女附中，1969年下乡，1970年入伍。

与其他的军旅作家相比，创作不是项小米的专业。项小米1979年上了北大分校中文系，1983年毕业，1986年调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而后成为编辑部主任。

作为编辑的项小米辛勤地发现、鉴赏、成就着别人的作品。而同时，编辑生活历练的高标准和高眼界，让她对自己的创作总是无比挑剔。所以项小米不算是一个高产作家，但产品的质量绝对上乘。

用项小米自己的话说，她的创作纯属撙草打兔子，打着了运气好，打不着咱的正业也是撙草，不碍事。这样放松的创作心态，反而让她几乎弹无虚发，一出手就能获奖。

无从考证是不是还和编辑生涯有关，项小米对语言有着超乎寻常的驾驭能力，她对她的老家福建连城并不熟悉，但在创作中却可以把客家语言使用到小说中，使之直接成为小说的要素。她无疑是最讲究小说语言的军队作家之一，她的语言极其富有质感和弹性，内中常埋伏着沉郁的冷静和幽默，可以准确地表达出她想要表达的一切。

项小米对小说的悟性和她的语言魅力奠定了她在新时期军旅文学中的地位。

作品大观

长篇小说——

《小轮和海》

《英雄无语》

中篇小说——

《遥远三色槿》

《丑娃娃》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种豆得瓜》

《二的》

短篇小说——

《紫十字架》

《缺氧》

《白梦》

散文——

《小小世界》

《伊甸之子》

《记忆洪荒》

《还有七千多天》

电影剧本——

《母亲行动》（与人合作）

《英雄无语》

电影剧本——

《虎斑贝！虎斑贝》

《我要做好孩子》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滇池上的月亮》（与人合作）

《吴越争霸》（与人合作）

《高考》

《英雄无语》

生活和文字一样幽默

许小未



项小米

作品荣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

《昆仑》文学优秀作品奖

出版前言

历史对文学作品的选择至为苛刻，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作品并不多。

如果能将许多篇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作品集合起来，那就值得珍藏了。

这是一套值得珍藏的丛书。

这套丛书的出炉就是源于一种记忆。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读到其中的一些作品，从此它们就滞留于脑海中，二十年挥之不去，但现在要找到那些作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种奇文不能与人共赏的遗憾时时袭来。

今年，社里组织一批图书，要送到军队的连队图书室，其时，这种记忆又一次奔涌而出：传奇、惊险、迷人的军营文化，充满崇高感、使命感的军人特质，生死线上闪射的人性光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军旅文学撼人心魄的魅力，即使成为回忆，依然能鼓荡胸中的激情。这不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值得与新时期的军人和所有年轻人分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大批军旅作家和作品爆发式、轰动式地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影响了一代人价值观的形成。那个时代也成为军旅文学最为辉煌的记忆，本套丛书遴选的大多是创造辉煌的那些优秀的军旅作家的已成经典的作品，当年曾经荣获过各种奖项，是讲中国文学史时不得不提到的佳作。

那是关于英雄的文学。

英雄从来是男儿的理想，女子的向往。壮士出征，八千里路，萧萧易水，大风起兮，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简直就是一部战争史，多少诗文流传久远就是因为它的英雄气息，还有英雄那撑起万里江山的铮铮铁骨。刘亚洲、周涛、乔良、朱秀海、柳建伟……他们笔下展示的是一个个英雄的王國，是边塞旷世的豪迈。

那是关于英雄的思索。

太平盛世，英雄无觅，人说只能见到英雄的碎片，袁山山、庞天舒、项小米这一个个温婉的名字却带给人关于英雄的思索，广阔的雪域高原、辽远的万里边防，许多是非战争状态下的军营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和缓的述说却让我们沉思，和平时代该如何感受英雄的气息。

兵、将军、军营，即使没有硝烟，也不乏悲壮的意蕴，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能成为打动人们的字眼。这就是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拥有许多关注的理由。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忍痛舍弃了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所以这套丛书并不能包罗那个时代的全部经典，但至少通过这些经典可以一窥当代军旅文学曾有的辉煌。

更为难得的是，这套丛书收录的作家，有的已经撤离了文坛，转移了自己的关注，这些作品或者已经是他们的封笔之作了。

当然，诗无达诂，文也一样。经典不需要别人太多的评价与推荐，只需要喜欢的人自己品读。

希望喜欢的人可以读到这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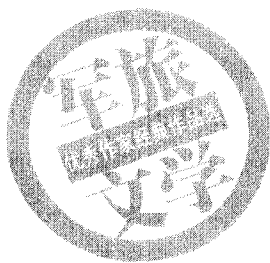
目 录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3
遥远三色槿	75
二 的	121
种豆得瓜	193
记忆洪荒	257
小小世界	269
伊甸之子	279
还有七千多天	291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优秀作品选——项小米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葛定国同志家的最后一个保姆秀娟是在一个晚上走的。

那天的下午西西回家，刚进自己卧室的门，小保姆秀娟就鼓着嘴巴跟进来告了葛定国同志一状：她在厨房里正好好地洗着菜，爷爷突然冲过来，冲着她就大喊大叫并且用脚踢了她。秀娟感到很受侮辱。爷爷的态度不好是一贯的，说话凶点儿吃饭挑剔一点儿也就算了，谁叫咱们是吃人家的饭呢。娘告诉过我在人家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可是打人不行！什么年代了还打人？解放多少年了？改革开放多少年了？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了吗？打人不行！打人犯法，法律不允许！秀娟是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关心时事政治，每天看电视新闻，高兴起来也常常会捡爷爷

看过的报纸翻一翻，因此具有相当的觉悟和水平。说到最后，秀娟郑重地提出了人格问题。

“姑姑，打人不行。打人犯法！法律规定不许打人！打孙子可以，孙子是你们家自己的人，当然最好也不要打，以理服人。打保姆就不行。保姆也是人。既然是人，人与人就应该平等。这是我的人格问题！”

秀娟一再强调这次矛盾的焦点是人格问题，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使得西西觉得很难办。工资低了可以适当涨一点儿，工作量大了可以适当减一点儿，属于可以协商的范畴。人格问题比较复杂，多少带点形而上的味道，怎么解决才算解决？葛定国同志在卫生间里一边很响地撒着尿，一边很威严地咳嗽了几声。这表示他听到了秀娟的告状，并且他的态度是很不满意的。葛定国同志有一双奇怪的耳朵。葛定国同志明明说他的耳朵已经聋了，不好使了，可是只要家里有人议论他，特别是议论的内容对他不利的时候，哪怕声音再小，他也能听见，一个字不落。

吃晚饭的时候，葛定国同志一边理直气壮地吃着秀娟做的菜，一边声明：“谁打她啦？我叫秀娟，秀娟！秀娟！！”葛定国同志用不断加重的语气强调了他三声呼叫的区别，“总共叫了她三遍，她就是装听不见，我生气，这才过去用拐棍敲了一下她的腿。我总不能敲她的屁股吧？”秀娟埋头吃饭，一个字也不还嘴，很沉着地夹菜，喝粥。西西看着，心里有一种预感，这小鬼要闹事。西西跟着葛定国同志，各式各样的保姆见得多了，那种动不动哭天抹泪的一点就炸的西西不怕，怕就怕这种心里特装得住事、特有定力的主儿。

晚饭后丈夫爱国才回来，西西关上门，把秀娟告状的事跟爱国学说了一遍，两个人分析来分析去，这事儿解决不了。老头军阀作风惯了，打人肯定是真的；秀娟对爷爷不待见，装聋作哑肯定也是真的。谁都得理不饶人，又全都不讲实话，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只能也装聋作哑，由着他们折腾去，最后大不了再叫小保姆走人，总不能叫葛定国同志走人吧！

秀娟洗完碗，认认真真擦完桌子拖完地，又来找西西：

“姑姑，你们家的活儿我实在干不了，你们还是另找人吧。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关于这一次的矛盾我还是要向您报告清楚，不然我的心里永远都不会平静。爷爷太难伺候，早上给他煮了鸡蛋，他就要吃煎鸡蛋；第二天你给他煎了鸡蛋吧，他准又要改吃煮鸡蛋。你给他把牛奶早早热好了，他嫌凉；等他起了床给他现煮，他又嫌烫。前天中午我按着您教我的法子做了条红烧鱼，他气得摔筷子，问我是谁让我放的酱油，他说他要吃清炖。姑姑，您说那是条黄花鱼，又不是活鱼那能清炖吗？他成天刁难人，跟人对着干。要是光刁难刁难人也就算了，现在性质严重了，发展到打人，在他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法律，我们保姆究竟还有没有人格问题？”

西西最怕的就是家里保姆说走，当务之急是不能让秀娟走。西西说：“秀娟，爷爷打人肯定不对，法律不允许，我替爷爷给你赔个不是还不行吗？爷爷是爷爷，我们是我们，我们没打你吧？我们不但没有打你，而且……”

秀娟伸出手一挡，像是要截住西西的话头：“你们的态度我是知道的。不过姑姑刚才你说了，法律不允许。既然法律不允许，就不是口头赔个不是的问题，应当依法解决。”

西西无奈地：“那依你说怎么办？”

秀娟再次重申：“不是依我，是依法。”

西西的兴趣倒真被勾起来了：“看来你确实已经研究过法了。依法该怎么办呢？”

秀娟：“经济赔偿。”

西西：“怎么个赔法呢？”

秀娟胸有成竹：“首先，爷爷应该公开向我赔礼道歉——公开的意思，就是在我、姑姑、姑夫面前，向我赔礼道歉，小蓓就不一定参加了——承认自己打人不对。考虑到爷爷年事已高，书面检查倒也不必写了。至于赔款数额，你们可以商量商量，拿出一个方案来，五百，八百，一千，或者更多一些，你们不必有什么顾虑，我都可以考虑接受。

我必须再一次重申我的态度，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人格问题。所以，为了强调我的人格问题，除了打人赔款之外，我建议再加上一块钱，叫，叫，叫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对，人格尊重费。你看怎么样？”

西西说：“我看可以。不过，我可不知道该怎么跟爷爷说，我都快让你给绕糊涂了。要不，你自己去跟爷爷把你刚才的意思再重说一遍？”

秀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把围裙一解，“腾腾腾”走进爷爷屋里，葛定国同志房间里即刻传出秀娟抑扬顿挫大义凛然的少女之声。这声音大约持续了三分半钟，爱国正诧异，悄声对西西说：“老头儿居然没发作……”就听见葛定国同志屋中爆发出一声炸雷似的大喊：

“滚——”

葛定国同志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的葛定国突然提出要结婚，就像两年前葛定国同志突然提出要和原配老戴同志离婚一样突然。葛定国同志善于做突然的决定，因此葛家的人们倒也没感到怎么特别的突然。

葛定国同志离休前是沿海某大军区的副司令员，按说这个级别的干部退休后应该就地安置，可葛定国同志的夫人老戴同志和孩子都在北京，所以葛定国同志就有理由离休回了北京，进了北京某部柳絮园干休所——干休所所在地叫柳絮园。这儿原来是个仓库，改成干休所以后，仓库原来的老房子都推平了，只留下了满院子的大树，盖了八栋小楼，还砌了花坛。小楼一座座隐在树林里，氧气充足，一到黎明全是鸟叫，条件是很不错的。干休所在组织生活上对退休老干部分支部、党小组管理，而在支部小组里，退休的老同志之间一律不再称呼以前的职务而改叫“某某同志”，这样，葛副司令员就成了葛定国同志。

葛定国同志提出要结婚，这事其实早有端倪，最早看出端倪的是葛定国同志的小女儿西西。葛定国同志有四个儿女，大女儿叫南征，大儿子叫东进，老三也是个儿子叫北战，最小的留在身边和葛定国同志同住的这个女儿，原名叫西裘——葛定国同志是有些文化的，入伍前上过

几年私塾，所以在给子女命名上很动了些脑筋，把革命后代和革命事业的进程联系起来，有点把革命火炬一代代传下去的意思——人小鬼大的西西上学后，觉得“袭”字太难写，也不好看，就自己做主改成了“西西”，和后来电影里的茜茜公主同名。当然，这就和葛定国同志起名时的本意相差甚远了。西西和她的哥哥姐姐们不同，虽说同出军门，但从小心细如发，伶俐刻薄，父亲葛定国同志的这点儿心思自然也逃不过她的眼去。

葛定国同志的端倪正是在保姆问题上暴露出来的。

葛定国同志到底折腾走多少个保姆了，西西还真得掰指头算算，十一二个了吧？不对，太少。二十多个了？好像又太多，十四五总是有了，换来换去总不合葛定国同志的意。这些个小姑娘要搁着西西和丈夫爱国的标准看，个个都不错。全是农村来的，贫困地区来的，能摸到北京来就不容易。刚进门的时候两个脸蛋红扑扑的，出门上街不敢迈步，一顿能吃三个大馒头半碗红烧肉。过上三两个月，从脸上的红褪了开始饭量渐减，这不爱吃了那不能吃了，有的开始偷偷减肥，上街胆子也壮了，也敢跟院里的小战士调情了，对西西、爱国“姑姑姑夫”地叫得跟一家人似的。要说毛病也都难免有一点儿，嘴馋点儿啦，菜价报高点儿啦，撒个小小不自然的谎啦什么的，可这些又算什么呢？说实话，这些小保姆比起西西的女儿小蓓来也不过就大上四五岁，小蓓又会做什么？除了嘴没人家馋，不会卡菜钱又比人家强多少？所以说西西和爱国对这些小保姆是很宽容的。如果家里只有西西一家三口，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问题是家里不只西西一家三口，还有一个葛定国同志。不但有葛定国同志，家里这套总共八室两厅的房子是人家葛定国同志的待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一点就决定了在这八室两厅的房子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得葛定国同志说了算。哪怕葛定国同志的意见是错的，也得葛定国同志说了算。

葛定国同志说了算的习惯，当然不是到这八室两厅的房子里才有的，细想起来，这是葛定国同志一辈子的习惯了。葛定国同志是四川